

60
86
1

甲申日録

甲

申

日

錄





甲申日錄略抄

開國四百九十年辛巳十二月奉我大君主命出遊日本翌年壬午六月返路再次赤馬關聞本國變事與日本公使花房義實同再抵仁川其時許多事狀有不可記也稍平當使日本政府欲充余以是任余苦辭因保舉錦陵尉朴泳孝上命我為暫游日本稍知情況期同朴君偕往以作顧問余又不堪辭翌年八月再到日本之東京時日本政府方注意于朝鮮視為獨立國待公使頗殷勤余察其衷心實事仍與朴君議遂傾意依賴于日本而我國新經變亂徑用竭絀公使之來亦不能優贖整纏苦請于日本外務卿井上馨僅借十二萬弗金于橫濱之正金銀行用之為償却恤金兼資諸費担其時公使吳帶携國債委任狀頗形困難為日特誼而有朴君竣事而復命余則承姑留日本更探日本事情及借貸之舉

天下形便之命為留教朝時日本政府加酒草之稅銳意為擴張
海陸一日余訪外務卿詰次井上言今我國擴張軍勢非徒我國
固本而已為貴國第一事亦有所注意云概日本政府之舉向
如是余又與日廷當路諸人時論東洋時勢以及我國財政之困
却與以振作之由諸君均以為若有朝鮮政府謀國債委任事可
以成矣余遂決意啟國癸未時請寧夏從清國雇米德人穆麟德
者外洋人雇用掛是初有九閱泳穆閱泳翔之輩要不退附而謀
藉是利已之計余與穆同仕外衙門時見其言論行事頗有疑惑心
而不可定者一日以叩鑄當五當十錢一事清將吳長慶肇其端
如閱台錫尹恭駿輩主其事欺誑君上其計幾行余與諸閱及尹
恭駿面爭于前席屢矣以書建白數十度自大臣以下乃至宰輔
即諸閱之間苦口角爭幾契唇舌閱泳翔竟羞言穆麟德即外國人

必優於政治學問今將貨幣事可以質問上命與金玉均同議合
議合謀以奏閱泳翔同我招穆于國家遂論貨幣一事其說甚長
穆言金銀貨幣均可造鑄有先為經用之急當五當十乃至當百
且叩鑄以叙目前之急小與為弊余乃駁之曰君既為歐洲人於
財政上應有所見所聞今聞君論說極美君如不知造次貨政
為國配毒此無學與識者知其為弊徒以苟循人言為重此心
術不正辨爭半日而歸余即詣上前具以實狀聞之上遂允可余
美以三百萬圓國債委任狀授其著托特重時米國公使云臣不
致是為通商而聞來尹致是日不東京殆幾時見外務大臣
田清成吉田言是領以吾言得千金某美得國債委任狀果大事
可成以不可忽云云余遂然諸閱輩與穆符同百方沮戲與所不
至惟上心堅足波輩與以伺間余決再渡日本之計時行添進一
郎以日本公使駐劄京城與余交正辱矣自穆之出仕外衙門時

與竹添過從日見竹添疑我而疑我臨發見竹添言穠之不可信
竹添大有揣意深以為不然余遂辭陛復至東京余出後諸國說
之或布行其弊日初見外務卿井上馨其言辭氣色頓異前日於
我疑忌并至吾知行添被櫻輩之誣詭已有所報告聞竹添謂金
任狀即偽物明矣然概論日廷之情況不獨為竹添作及聞而已
不可取信云救三朝之間日本政府收賄之趣內頃受內朝鮮姑歛手不動即
其主意余既知其實况固不必歎為為辨而概論事勢內日之傾
意藉手于日本之策余飯而告若告政府之事無非歸於誣罔之
科勢亦與余即奉實狀而議之于米國公使ビカム得其用旋乃以
在留橫濱米國商人マラス送米國乃至英國而謀之然為諸國姑
未知朝鮮如何國也事不能如意聞有日廷為之沮礙稜在京城
能深中途マラス王乞飯來事不獲已遂向日本第一國立銀行設澤榮

一謀之或十萬二十萬四欲為之貸與然亦被外務卿不許不成

云聞日廷以金玉均朴泳孝韓方輕躁浮薄與以議事余乃飯國三月時竹添亦暫飯國島村

久代理公使事種々致懇意于我二既知日本政府之情況故初

不與深為關係這間有許多事皆久時慶詠誦出使米國轉遊歐洲而飯國

意頗恣橫屢有建白者其中余有贊成者亦有駁辨慶遂有反對

余之意余亦深避其鋒不與之爭焉概論時局閱台錫慶詠慶

詠誦慶植植四人即慶姓之有權力者時二軍權其勢有不相容

如李祖洙韓主稷尹希駿韓東勢隨時詭付一權力多者以為自

得謀焉所謂當五錢下生弊民情日用國勢日縮殆不可支矣上

是憂之時有及議于余諸慶輩及當初主其事者自愧其失策屢

思其救弊之方問策于稷吾駁後與稷勢不能而立于外尚朋時

失着極大餘時非論而面駁之稷亦愧而惡稷乃生一計即仲裁
之竟至辭退協辦之職後以舍我如仇讐

于諸閩之間其言曰今為朝鮮除害不在於當五之錢且急先除
去金玉均也百事誣謊君上為害諸君即一金玉均而已諸君何
故不思為害之本欲治其本耶且諸君以同好同種時相年誼非
國之福也請諸君互相符合以除國之第一為弊者非計之得者
耶諸閩遂與合謀閩泳翔即為清黨之魁外作攻斥吾黨之計內
而閩台錫閩泳穆誣陷吾黨之計日甚一日自坎奄成而黨不相
能之勢余一日白于上曰今察內勢改令一與所成只有公黨之
漸因不與慮無所不到臣請暫退田舍以弛其禍以閱展後之策
上垂深然之不忍舍去波黨之以項少事多設陰謀有不可忘記也余暫出住東郊別
舍察情況時以日本約條通商章程均密一爭頗有紛議被三召
而還此時察日本公使館之形便頗有注意于吾黨之色然今窺
疑之時以竹添之與故絕我誠貶于島村久島村頗有愧恨庶意

而閩泳翔自游歷歐米以果竹清之志益固憎惡日人外形于色

政有所以然閩泳翔初向米國時詔由日本島村亦有聞知時有為約米人造端者補通詞日廷阻而罷之也

言及此事每每以緩辭解之然閩與諸君類故示成黨之意于吾

黨而作恐赫之勢日拓清并合食几為吾黨之人者初不相關余

一日設日本酒會邀島村儀林中隊長島木及他日人十許名又

同之清黨之閩泳翔輩居致拒之彼不能辭皆如約而來會酒闌

見日人均有抗然底敵氣色恐有醉劇而事端生余遂喚閩金諸

人而放還二矣鐘罷余從此吾黨之交契于日館異於前日一日

余往日館與島村晤時島村時以國家大勢言挑之余乃痛

論朝鮮一國不可時日支探之勢又恨日本政府及幻政略如鬼

戲之爭鳴村深以為不然閩下之前年事為竹添不盡通情故

也且政府之疎對閩下為竹添報告故也竹添之疑訝亦因其時

事勢而焚我政府之對朝鮮政略何嘗小變况今東洋大勢為清
仙關係甚急岌岌如累卵君輩如能為國改革在我政府亦不以
為不可概其言辭活潑可觀余猶疑其島村一人之意又或日廷
有何教唆猶不十久到真吐漸次交際種之有說入深港一日聞
竹添公使將再至駐京城之說余實憂之方今一辺之黨藉清之
勢隱然有作禍之漸重之以竹添再來予穆符合其為害將不知
至於如何即往見鳴村以實心言之島村又以為不然竹添之內
日疑忌諸君即私事也今日公輩之所謀為國事也豈有以私事
廢國事之理也決與可憂之端余聞其語知其有所以然故自有
安置于胸中者也

問有許多可
一概欠之
新曆十月 申九月 三十日竹添公使自仁川入京城外宿督辦金
弘集及協辦金允植送書要同訪竹添此日余之新築運動場設

御球之戲仍共既餐米公使云呈夫妻英領事外平邑夫妻赴會

如閩黨之魁皆來會詳督辦借訪竹添之事

天下大勢清仙關係痛言之因對金弘集言吾聞貴國外衙門內
亦有為清國奴隸者教人吾恥其之同周旋又對金允植言君素
能於漢學又深有所清之意何不入仕于
清國云云其他多少說話與非令人絕倒

三十一日早余招井上角五郎來問竹添新到後有何可聞井上

言昨日往見別與說話然其氣色大有活潑實非前日之竹添進
一即房焉其再探事情隨聞見告我午后三時余往訪竹添

二為艇中感冒所傷尚危哀臥因導我一寢室而對禮罷余不計
前後直說我國朋勢之日臻危亡又言自前年以來與端見疑于

君吾之計居被沮敗之狀叫喚噴噀與所不至竹添推默二與君
余察其氣色果有大異於前日猶有愧惡之意允吾所言句二贊
或決與沮止之意臨別乃言若有他國贊助貴國之改革若等當

以為如何余笑曰吾自三年以前愚見所至以為獨立於國改革
曰習非藉手日本外莫業終始動之於其間然因貴政府之變幻
與狀因貼吾黨之恨其與此今公言亦知何謂也竹添笑曰九國
之政略隨時而變應勢而動豈可膠見一隅而已哉余遂辭歸夕
路見錦陵尉細述其事余與朴君深以為喜悅曰日本政府政略
之大勢及從可知也若不乘此機而動恐失機會略有所議因使
朴君頻訪竹添更察其奧蘊又轉訪洪友英植徐友光範在座乃
備道進竹添一事洪君拍掌大笑曰吾輩以今日切迫之勢舍一
身生命期圖一改革之志天幸見機時運湊合如水驟下然則內
日之要買日人吾輩一舉之志向已決之為得日本勇之計亦不
足以有憂余亦笑而歸使言以度我政府攻擊支那之計已決又
有多論難言不可盡言云
吾猶有疑似於其說者

十一月一日錦陵尉見竹添多有所言竹添揚言清國之將亡為
貴國有志於改革之士不可失此機會云云聞午後尹恭駿往見

竹添因以而尹恭駿即治疏其言有不可

盡記又聞督辦亦往訪竹添而辭免外務部辦之職言今者倭見後吾有所秘密奏

達于貴大君主者請賜密室召對之一邊頗以是紛二夜朴洪除

三君果會小飲孟酒讓曰吾輩一舉之計已決以竹添之適來深

以為憂及其來也舉動大度及有贊成其舉之勢視前日之疑忌

其變化果如何雖然今當吾輩黨久勢競之時竹添不知時勢輕

有以平激之舉恐致速敗之果禍咨二憂歎而散
十一月二日午之明上接見竹添公使竹添進獻村田鏡并外務卿
所獻者合十六柄余以外務協辦進參行礼二罷竹添對督辦言
今密對時不容多人側侍上聞其奏乃令余侍立余為避嫌苦

辭以李祖淵代行接對曰使以誠正閣為想息之所請閱及諸大臣皆在座余以日語密囑于島村曰今見公使拳動頗有激而過之慮將有大為之時豈可如故輕動使人起疑也哉今日密對君主時慎勿以扞括諸券對之意乞為我衷告島村唯々余又以日本政府近况細々叩問島村言以不須疑慮行添本性柔弱君所深知如奧廷議之決定豈可以已見有如故事也余答曰吾固明知貴政府政略之頗變也今見公使太過於激勵吾甚憂之島村又言以不須憂惟速圖着手可也竹添密對時以前軍備金四十萬弗還納以我皇上特為貴國養兵之費以為獨立之資決不顧用之于他費繼論方今天下大勢又言清仙之戰清將顛仆之勢又言大院君被拘於理不當又言朝鮮內政不可不改整而從歐米公法速圖獨立日本政府之所望移時而退

十一月三日即皇天長節設祝宴于校洞新建之公使館被邀

者只吾与朴洪徐三君及韓主稷日人目之金知集以督而已其

外國公使領事員全 外日余始結交 酒半互有祝辭亦有如演

說者甚至以陳樹棠目之為奧骨之海參以朝鮮語誤傳者陳氏

不解問于稷麟德稷不解問于外平是 以不知為答又竹

添向我言吾往年聽傍人之說果以君為不可信君之短所吾屢

言于外務卿井上大藏卿松方及他諸君議如君之昨年到我國

君受奧限困苦吾盡知之而我固悔而奧及但君亦為國而已想

不以為介于懷也余乃草々答之而止

十一月四日午后二時竹添來外務衙門以貿易章程均密一事

談判之了又以天下大勢及今清國困難之狀如財政之窘兵

卒之奧規則政府之奧政略等事痛論一遍而暇自坊日清好文

兵之說盛行于世人心頗覺紛紜又一旦舉動漸臻巨測其夕邀
島村久于朴君宅余與洪徐兩君同席余乃明言吾輩一行改革
之事島村不以為驚怪因問行事之法如何余以三策言之其一
策即開官守于郵政局即席行事繼以韓主稷不可信之意重言之
余因上召命而即歸其所謂三策者概今改改革如非以暗夜即
稷韓主稷李祖洙三人以其罪飯于廢台錫父子之計也以過
巧曲而上又一聯使京畿監司沈相薰設宴于白鹿洞亭子一即
洪英植別莊在坎山河靜慶方便行事一即
其席而行事也以此因沈氏之有故遷就而上
十一月五日午后四時訪外平邑及承公使均以昨日事有辨論
余對外平邑問昨夜日本公使館宴集時孝勳公以為如何外平
邑笑曰美骨之海參欲食之耶余亦笑曰親竹添野為尤吳前日
以之觀之日本將欲與清構鬻者耶外平邑曰不笑今日本論陸
之兵每似精於清國財政甚困其與清從事於日本樂益以吾觀
之竹添似欲于強於朝鮮人也又有許多所語煩不必書次是米
使統論內情之艱時勢之困不使與不以吾所言之可而惟昨夜
動靜公與我皆同見竹添新來其懦弱之態頗變以可喜也然今
為貴國掃掃清日之兵為最急務誠如公前所言吾亦有多少周

旅望姑安心而徐觀其時勢焉
七時半啟路暫訪竹添：不在
緣々千万言有不可尽記也
追聞竹添訪朴洪徐三君云
十一月六日當日本北魂祭日本兵士及官商皆會南山下行角
力擊劍遊戲竹添送人邀我中隊長村上要槍載騎君又邀我々
以病辭之只送槍光範槍載騎同伴士官生徒諸人往卷聞中隊
長村上所率之兵久作兩隊標為赤白兩旗赤為日本白指為支
那赤勝之時竹添大悅以為吉兆九日人皆察知日本近日之政
略云：是夜會話于洪君家天曙而散

十一月七日余訪日館為用基也擇京中高手二人而往為館中
屬員內垣比試實為口實是日高時與竹添話於吾之所論竹添
與不掣獎大計之決實在此日也其說不可不記
十一月八日夜招集李寅鐘諸君會飲于吾之密室李寅鐘前後

探偵一見之町為所謀聞清將奉世凱自救日前密下令軍中
夜不解帶却復團束兵士一如戰時閱冰羽以右宮使常住于東
別宮亦如奉之所為韓圭稷李祖淵切有戒嚴之舉云

十一月九日使徐君載弼往見村上而傳清陣及閱冰羽之所為
又送洪朴西君往見竹添而傳故事是夜會話于徐君光範家李
寅鐘諸君亦同參

十一月十日為回謝前日團長之宴祝台新築之室邀竹添島村
小林領事如第一銀行支店人木下為官欽木內垣通辨淺山來
會坐客只有徐光範朴膺綱劉鴻基入夜洪君與尹致昊來會共
飲時與島村有說話於側室

十一月十一日諸益來會小飲于山亭申應熙鄭行徵林啟明一
人自御歸來南中物情及橫洪

即江原道也

之間物情細之探聞

十一月十二日朝八時忽有急召之命即赴內則上徹夜而始不
入寢睡入對上教曰昨夜之事御知之否余答曰未知有何事各
上曰昨夜五更以後忽聞南山下都監近處忽聞砲聲作一如
戰狀驚愕不知已送人探知之則即日本兵士夜不時操練云呈
與女等意外之事余兩國兵丁未駐常慮有意外事端且况竹添
之來以后對余而差者又接請人酬酢奉勳隱笑有清日交兵之
勢因致而上下人心方覺沁々日本何故初無報告而猝行操
練以事項即密問于竹添而回報也余固初聞之事承命而出
十一月十三日出仕外衙門聞以再昨夜操練一事至自衙門詰
問于竹添云云笑答曰當今天下之各國以兵為名者皆以運動
為操練之法如有大射的大操練等事理當知照于貴衙門然至
於夜練者誠不時行之事為觀兵丁之勤慢故則出使亦不知

惟將兵者意行之支那朝鮮人之驚恐誠意外也頗有得意之氣
色云不公使英領事德領事均有談辨事伴來訪八矣鐘始
罷歸、踏見洪友、二夏曰前夜日兵之操練一事大致騷擾竹
添之新到也有許多有激之舉至於愚夫愚婦無不知之清兵成
嚴志極又一边疑已轉、層激將不知何樣禍戾遂於何時此時
若之何吾笑答曰此亦意外事也吾輩以今日切迫之狀之於累
卵之地不顧左右一圖交章即因勢而決策者而至於竹添之來
許多激巧重層可慰年安知非及為福也蔽一言速圖勿遲為上
策洪君曰吾亦與君同意笑竹添之所為所作即係日本政府政
略所設亦或竹添一人之一時所為欵余故作色責之曰君固愚
矣凡出使於外國者寧有不承本國政府之訓令而自行其志者
也耶且况竹添性素怯懦即一書生安有不承政府之命而有以

千萬意外之舉也君休多疑固有多件決劇者洪君本果同志之
人然至於坎彼其志決折確口要撓天明而啟象

十一月十四日亦公使與其夫人來訪吾請與公使暫有密語夫

人先取余又以國中事勢之不可時日支保痛言之九前日往牙

註不止一再而此日所論即將吾因隱笑示從近一圖改革之意

不使不驚不怪知吾已有有所察徐答曰公輩之從前為國一死

之志吾素深信而欽敬者然但吾到貴國以來承我政府之密囑

者及吾一人心中之所懷果不能展其一矣吾早早痛猶以遲

者實為貴國之獨立而有所望于公等也惟以撥還清兵一事公

等之前後懇懇吾亦有深恩者存向日竹添再來前有商及島村

久便之轉讓于日本外務卿以非獨立一人所見非與所見幸

公等為國為身且為吾之哀告姑靜而少談吾余乃笑曰余今言

者亦非謂今日之事也惟公之為我國出力之意幸勿為後晚言
不使亦笑談而別如許多說話未必盡錄

十一月十五日往見竹添問前夜練兵事竹添問大君主不至過
有受驚耶余以實事對之竹添言君以好言奏對否余因以竹添
來後美未使酬酢及且今京城凶之物情略說而歸夜入對曰
今日往問于竹添則竹添答曰今當清仏交兵之時譬如隣家有
賊火之警在吾守備之卒不容少忽如夜操等事事不時行之
事在我國中兵事之整理頗異於平常之日如出往外國之兵亦
與他時有別而夜之事實係吾所不知追問則清倭奉世凱及貴
國左營等處皆臨夜戒嚴兵不解帶有若戰時者賦以固村上大
尉以軍機密探者也兵者即備不虞也今兩國之兵住于一處豈
無敵視之舉既有一邊戒嚴之事在我亦豈能無點塊坐也事狀

勇如以大君主受驚不勝悚歎為答云。上因嘆歎以清宮及前
左右宮之與事戒嚴以致日人之疑已心頗有不滿之意余復以當
今大勢重複一遍而美之上深以為笑欲有所言笑為有側聽者
不能尽情而退

十一月十六日約与朴君西徐君往廣洞李判官寅鐘家會飲李
昌奎李奎禎金鳳均柳赫普朴齊綱同席有多少說話劉大致以
病不能來會九時頃往問廣橋問病大致強病起坐問曰聞日本
公使再來之後奉世喧笑物情有若海邊空沸為君輩甚危之在
今之計莫如早圖之然日本政府之政略若輩果深知之耶余答
曰日廷之議存而勿論似可假使日廷與助援吾輩之意在我國
軍勢今幾至於背水無糧其迫之狀固不待日廷之舉動而通
當竹添新來客其氣色及有過激易致速禍於吾輩之歎此亦時

也運付之于天以一死之志吾輩已有所決望先生安心將提
大致曰但各所慮者日兵只百名其節制愈似強於清兵論其人
殺大相不同是甚憂也吾與朴君均笑后而慰情三時散歸
十一月十七日承召入侍五鼓飯家忽見李寅鐘與李昌奎慌忙
而米招之密室而問之李言閔泳翔成泳翔近稱喉病久不差今
內亦不與人酬接已有日
夜四鼓忽訪奉世凱密訪高時某世凱即下令陣中團東更密曰
仍即茂島永錫探其何時飯果三時四十分閔泳翔與某世凱同
飯右營袁則轉訪吳兆有陣天曙飯下部監云是日朴君性見竹
添多有所語而飯

十一月十八日早書招梁永衛將鴻在此人即閔泳翔所信如川
以閔泳翔密事告者來問前夜閔訪奉世凱之由梁亦已知之而甚致訝
焉問之往袁陣後有何事梁亦不得以知推來之到右營有筆談

草閣已收取藏底深處徐國探看如有所見當來報云且略
有所聞夜某君此人官官中傑出
者不書其名來訪略聞大內消息聞李于徐
君訪竹添而飯云

十一月十九日閔監朴大榮來言獲麟德之所賀來大砲三坐置
于延慶堂者昨夜三更閔泳翔謂之有修政必密輸送于吳兆
有陣出夜會話于泥洞某君亦來

十一月二十日夜申重模李寅鐘來言八時頃自吳兆有陣輸二
坐車子送于下都監云五鼓某君因某君而致義吾
竟年稍少於某君兩人伴
來大醉而散

十一月廿一日下午二矣鐘外平邑來訪以魯相相閣一事有少
平公使密報多有所言薄暮井上角五即來言訪近日公使館動
靜大異前日公等關係果如何云云余以初與深切關係為否井

上因勅我東好核會而謀事余答曰吾亦不與其意然姑不明
知貴國政府之意但見竹添之所為吾不可輕動君須為我細探
于福次先生為報近日政府之願極為望云云則井上言吾已送
書于三田此後即便似可有曲報公輩所為事吾有察知者公輩
諱我可恨云云又以與閔泳翔金允植種二筆談之語備說而
歸

十一月廿二日夜余往訪村上大尉于泥岷

十一月廿三日尹恭駿來訪吾責其辭外務協辦之由曰輕辭職
務為有竹添毀謗耶尹言此事非吾所斷又屬過境今不須論近
聞竹添有新笑好于君其間頗密云几極日本政府之政况君果
詳聞耶乞勿秘之吾答曰吾與稷麟德不好因被離間于竹添吾
之昨午往日本也受許多困隘君所洞知竹添與吾之交契從可

知也此次竹添之來有多般事當之舉吾深笑之可使日本將有
與支那構兵豈可免核裁動如小兒戲吾以知日廷之必與
啓兵之意于清國也以吾察之竹添自到本邦以來所為所為與
非懦弱殊之出使屈強者之本色是為外人之唾笑日國之內亦
不與辭誘故今因償還陪金之事竹添欲作梗壯之勢于要識與
學之朝鮮人也君之辭職亦落在其籠絡術中所以吾甚恨之且
以均露一事島村久許久遲難而未結了決今竹添之來為決此
事而外作虛喝之勢亦不可知也但對余一與所言君勿疑我尹
靜聽吾言似有稗笑之色而散

十一月廿四日回謝外^{アストン}平已語次有清仙閔涉之事日清將來之
事因以朝鮮內政之日瀕危急余欲東清仙打仗之際圖一改革
內政未知如何外平已曰公等為國決定之志吾亦有所察知已

有報告于^{ハラス}公使者而公使來年春斷當一番東來與諸公有所商量此吾所深知者望公等少待時機如何余答曰若有^{ハラス}之不^{ハラス}護之危急吾輩將如何外^{ハラス}言以此非吾所能對也然以吾等之有一隣國為貴國國一變更亦不可知吾笑答曰公以謂日本有秋岸耶外^{ハラス}言曰吾固戲語也然以吾觀之貴國之內近必有一變事如公輩頃自慎否吾答曰以此吾亦慮之者也如公輩為朝鮮之人垂死固與恨若有變事而為各國人所累則汝實愛之外^{ハラス}言曰若當有變之時公輩當何以処身余答曰若有事理與國王同死生而已外^{ハラス}言吾則當何以処身余曰公亦似如我処身也出使外國其國有難各國使臣與其國君同安危即亦公法外^{ハラス}曰公言誠然其國君若有危不可支之勢將奈何吾笑曰以此則退慮者事至於此非人所能預料者如實不然今我大君主

亦為各國公使領事常有懸念者似有得護而立於不危之地也余又言至如軍機之變人所難測而若有早晚間意外之事當場安危吾與君均可同濟至於末後結局余有所深慮至于君實與外^{ハラス}公使固所以善後之策否外^{ハラス}言深重吾亦聽之深重因別而轉往米公使又有激論一場米使最後懸言公輩如有時日難保之狀殊難出遊國內山川又或如上海長崎之間數月後飯米而國之存與不可以此是余吐出腸曲公諒之云云余又以當此時不可出外之意言之米使曰吾久欲游歷平壤^{平安}等地而未暇者也今當寒節吾為公不拘寒暑暫往歷觀為計我國軍艦在長崎者前坊日本郵便船急使之來泊于仁川待其來月我暫往平壤如何殷其意深可感也同夕寢夜深而歸十一月廿五日午後二時頃余往訪竹添以聞來事狀備言之又

以与英米使所言之竹添均細手稱數曰公果欲於酬對云
因明言除去諸廢及教三奸臣之計竹添與不贊成其說有不詳
載余言今以吾輩所奉之事即啓其端也未後結局惟貴政府之
趣內是觀吾既小嬰隱于君、尔嬰小秘諱有竹添笑曰公有多
疑吾垂與似既以公使之能任于外國其職甚重凡外交千里万
里之間各國政府勢不能朝夕連絡所以置公使之職而代其政
府而為交際之務君豈不知也耶吾答曰此固吾之所知也然吾
第以吾之所經歷更一際之吾当初与朴公使泳孝同往貴國多
賴政府助護使事了竣而歸後以吾輩依賴貴國以圖我國獨立
之深意君亦知之而當其時貴國政略擴張海陸之軍非獨自固
兼為朝鮮之一事以保東洋大勢即其大意以吾之所目擊而
耳聞者也及乎吾暫假國國委任狀而再渡貴國而事竟不成當

其時西國人莫不以竹添公使聽稟麟德之及聞惠金玉均之所
為凡其做為莫不沮戲云然則心知其不雅矣也如如某輩之
為人如何所謀如何則在貴政府似必有聽于君者矣其政略則
三四朝之間一變其意實在於向朝鮮不必着手以招清國之疑
忌而已也所以余之所謀亦見岨崕亦可見貴國政府政略之變
如及章後令公使來時有所指令又過殺朝之後有有樣變而不
可知此以吾所經歷言之于君主我國事勢不可暫復公使東
以之前吾竟之士也有所矢決日本之助援与否本非所望公使
再渡之期吾輩聞之及甚憂之今日与君有以謀議及誠屬世事
之變化也吾志已決更不須言竹添言吾心亦如公而決懼勿相
疑因言細目或有贊成者或不從者第一以遷駕江華一事待
論焉時竹添不肯其言曰大君主一人則遷陪于江華固不難矣

如妃嬪諸宮勢不可同行若落清人之手後事甚難云云余因有
并論而曲循竹添之論移遷一事置之勿論竹添又言今臨御之
大門最合守衛余以謂此則大不笑若非至於遷動則日兵之來
護實屬無名近外暫作移遷之舉為可此姑不決以俟再商而定
余又言事竣之後最難者金策也此將何以則為可吾前年以
此事謀之於姜而不成到今思之則几得借金一事與英人謀
之最合也竹添笑曰貴國垂與大金可以叙刀殺三百萬兩之金
在我國雖有道理殊多慮吾笑曰此事公能所保否竹添亦笑曰
君尚疑我言邪余又曰殺百萬之金亦非當場可用垂十枚石四
之金欲作預備不虞之用此則如何竹添內淺山言在朝鮮仁川
釜山元山及京中日本商人中收合金銀可涉幾枚淺山對曰十
萬兩可無慮云云竹添對我曰此不可預言于商人而淺淺也

余笑曰今日垂有金策所用入用時公其為力焉竹添曰此事
君須勿慮惟在籌事之方頃十久用心余因以內政改革及誅除
奸頑之策惟我任之如事竣而後兵保護防潰幾作公使担当之
意決而誓之更與餘蘊竹添曰公言暢快於吾亦安心笑至於
度起而國王招我來護之時其策如何余笑曰有國王親手所書
則可知竹添笑曰書一字亦可余曰勅使則一等大臣朴泳孝可
邪竹添又笑曰尤妙云云竹添又言彼彼支那之兵為一千將我
一中隊之兵先據北岳則可支二週間若據南山則二日守備斷
可與慶云余即告別從此吾不欲更訪青館惟決定籌事之日時
決斷行謀之節次身使朴洪西君中一人來言于公使也今日久
別亦不知生死何居假作訣別為可竹添拍手而笑送至重門外
序本以間有脫漏

細陳達聖聽否上曰可奈因以清佛文兵事日清不和軍國東
略日臻切迫之事及十許年東西洋諸國之內東洋改略頗多不
可拘守舊規而安隱自守之勢以至國中政治如當五之為酷弊
民不能文保護應稔麟德事多失着奸臣雍塞聰明藉清而為權
等事干言萬語
有不可託洞然一論坤殷忽自內寢室出曰吉輔聽卿言久
矣事勢切迫至此計將安出上意亦想之詢及余乃告言曰添之
初与臣議不合多見其沮止上所鑑燭者而今竹添之再來也及
与臣視懇款之意臣深知以必因日清改略頓變于前日也從以
日清之舉似在不遠當以時朝鮮當為日清戰爭之地將以何策
為自謀乎上與坤殷深以為契從以爰曰日清交兵勝負何居余
對曰使日清兩國交戰最後勝敗之數不可預行今日与仏合則
勝美决在於日美上曰笑則謀我務之之策亦不在於是乎余對

曰誠如聖教笑如殿下肺腑之臣無非仰于清為清為拘羊之役
日本主欲使獨立似不可得臣謹以言國生死維關笑國今朝夕
危亡臣與一身之懼焉暴自至以坤殷曰卿之以此言似疑我笑事
係國之存亡吉以一婦人豈可謀大計耶卿殊無隱也聖實是虛
未可知也
上曰卿心所在吾實知之凡關於國之文計皆危急之時一任卿
籌謀卿勿更疑心實則實
心實則實余對曰臣重不敢當今日今夜聖教丁寧
在月安敢負乎願得殿下親手密勅常帶于身上常而書之則實
押而兼招大聖余拜而稱受坤殷將酒饌而賜饋天曙而退
十一月三十日諸君如約束合于東洞及決定於放火別宮別宮
著世
子推禮時於秋之宮特其重大之所又是子推君光範數就火災
隔牆宮天門即徐家庭前便於下手故以此決之
之場國所有火災則元將兵
者必當急赴救火也行事之策日期則以不出三四日為
定晚因洪君及徐君均有召命故散會

十二月一日及午下矣鐘有外午已合食之約朴徐兩君及吾見
邀六時半將赴會洪君送書曰俄見日館人來言竹添守夜欲更
進我曹云云余答曰吾守赴外午已之約君須先往日館談之則
當於九時前後三人月得矣因赴會九時半罷飯至鐘路通衢月
明淨如鏡銀乃居於僕從飯只三人月行直牙校洞館日館後前
有把守之
兵丁不許人周刀為先送名札于公使而後許入自見洪君已在
竹添未後吾所言也吾覺中人與台札而即能通行
坐坐坐島村只淺山為之通詞不見竹添蓋罷島村言竹添公使
初欲面會諸公矣其意中已矢決心既決則又面會而費言辭及
屈與益今被權奴失礼以表其心之堅如金石代我礼迎余遂以
別宮放火之策言之島村亦甚喜之曰日限定在何時余对曰姑
先以今月二十日當旧曆十月二十日
新曆十二月七日為定吾輩決定之日不在
此限而姑不款以所
定之日先淺島村曰何其晚也余笑曰二十日以前月明為欠八
權对之如奴

人二字得墨夜笑後發其光彩島村又笑余又日日限則才以貴
國郵船于年九抵泊仁川津前發事為要島村曰何以言之余曰
貴國政府屆議之变化吾不能測万一有些變卦恐竹添公使守
日已決之志又有變動有所以期於郵船于年九月每月
廿日到仁川到着前下
于島村亦大笑四人均以細目未及言竹添有細迹而使之傳聞
于竹添移遷江華一軍既因竹添之力止而亦行然乃以竹大關
為率兵守護之策恐有難復之端以事發後暫遷駕於景
祐宮之意細言之島
村曰告于公使云二矣鐘散飯路因轉往洞泥朴君家曾有
約會諸壯士于坎查寅鐘李圭負黃龍沃李圭完申重模林段明
金鳳均李段鐘尹景純皆來集因授來十七日旧曆十月十七日
新曆十二月四日
午後八九矣鐘放火別宮之策若多天雨不利則以十八日為定
其行事諸人安排指揮如左
一放火別宮一事專在于李寅鐘使之指揮令李圭完林段

明戶山學士尹景純崔啟童四人以行多造布帛救十

个布帛已托入細斫檜楸先期往徐君家南度別宮北門

乘昏赴牆而入積置于別宮正殿內又以烈火石油入於

小瓶限三十个從牆頭連次携入注之于帟中密木者以

自起燬焚火東西行廊種之以烈藥安置慎勿先火勢蔓

延之時因斃力難救以助志也限八時半九時頃火大發

為号

一火發以後各營：使斷當急來救火而或恐有病而不來

者更慮入大闕而不來者重之以最可愛者自竹漆來後

一辺之疑忌大作如或有疑而不來者則事不可成美以

即改為設宴為是要決君先探四營役之與故有效以定

合宴之日自明日為始要不出三日之限如火發之後則

既未合即政局者勢不可危赴火即其火災之場行事一
人上排發二人而下手一人各携短劍一柄短銃一挺尚
恐膽怯有矢別定日本人四名一人上一人貳配日人裝
我服

一 閔泳翊 尹景純 李啟童 尹恭駿 朴三童 黃龍決

李祖洙 崔啟童 申重模 韓圭稷 李圭宗 林段明

一 李寅鍾李熙禎以年長故掌守令之任火發而人到諸壯
士準備如意後以兩人以放砲為号便之一時下手與或

有遲疾

一 往來偵探通信柳赫魯高永錫

一金席門 昌德宮 四門 即金席門 凡諸外申福模招集同志

壯士 前營兵隊中十三人者即是埋伏于泥洞近處 朴君 臨時赴義者合為四十三人

送朴君家頭備見別宮火起則赴金席門外把守待慶台
酒饌而饗之
錫慶冰稷趙寧夏三人詣闕當場下手凡有火災或騷動之事各近侍承候
闕聞安

一前營小隊長尹景完即景純弟也尹景純多年親近於吾

黨中惟景完年少之故初與交際近始從其兄而赴義此

夜丁當宮內閣門國王寢室把守若宮中少隊長一人例

此閣門內外使景完曩日稱李前營兵卒五十名而待

外間火起圍束兵丁若見漏網而至殿中者願勢處置為

約

一宮女某氏年今四十二身體健大如男子有臂力可當男

時得近侍自十年前以前起以果烈榮二年以之游日本

西人而有小納竹管見外間火起為多莫放于通明殿國

老禮時所用常為約

一金鳳均李尹錫亦以火孽先期暗之藏貯于宮內仁政殿

行廊救處於吾黨宋度入闕時隨入即令行事

一日本四人為殿後差於火災之場如有失手者日人埋

伏于黑影裡乘勢下手

一別宮火起後自日本館發兵士三十人於金席門及景祐

宮之間即親往來以任意外之事為約

一軍裝雜處之際有自相賊隔之慮且以日人互有岨崕

之端以暗号各投諸壯士即天一宇應号以日語正且外

為約天曙各散歸

十二月二日早申福獲從富平上米使李寅鍾領事以次行事諸

鳥稱為与日本人名各知而夜約同志諸人会飲于社洞徐
也日暮皆散歸云約束皆齊整

君載昌家取路至吾家益講歷節次申福模與勇然擊從天明而
散是夜洪是日醉自徐君家取路至馬小傷左臂到第家乃索
紙書一摺書曰我地時地地我死之時天船我心惟我
同心同我懼心若背地心天必誅極書后示聞竹添送人適看景
余二見狀而是不索朴君亦甚驚怪共碎 祐宮形便云且自泥峴屯兵所暗二移米彈丸于校洞公使館裝
卒如職工
而運輸云

十二月三日要朴君往日館進竹添備言日來抄定之案竹添與
不稱善但移迂于景祐宮之計不成則如何朴對曰此皆吾輩担
當公其勿慮又大君主招我之勅書係是第一關重項與金君深
高深慎云朴君唯々而敏洪君已選各營校與故之日以來四日
午後六時鐘扶定幾東於名公使及赴會諸人夜余使使君樹請
宦官某君少年于余家有高雉者君主每入夜接見諸近臣絕裁
庶務日出後就寢黃昏起寢所以諸近臣莫不乘夜入內女有妨

我明日行事欲圖明日早夜就寢之策時或有因事而連
曙仍不寢之事 某君言

以固有方略當以政院積置之文案素有淹滯未了
之案于政院 使院更改院
役人

待明朝持納則即可有因時方便且不與他策云云而別夜深金備
日本饜邀日布人四名于密室以盡定之策細道而諭之居醉而
散竹添送人言今聞井工角五郎所傳言近見閱詠羽諸次
云我國自秋三十日之內必有變事如君即外國人必自慎
云竹添聞之恐吾輩之謀定
洩要再長時核款彼之疑也

十二月四日舊曆十月十七日 即郵政局宴會在是夜吾輩之士各受密

約均極戒心慎重朴君又訪竹添以誓勿相違之意質之竹添笑
曰領命云云午後四時余往典洞郵政局見設宴之準備如何洪

君自早已在當地聞各國公使中竹添以病不來德領事亦以病
不來其餘諸人莫不如意約會惟尹恭駿適當夜直宮中不來此
固與足憂者有莫不足慮余乃歸家以君樹牙傳某君意大君主

自今朝天明時為決積滯之公事因不就寢請承候官皆令午後
 三時入對使之早退云云余仍使也君直入宮中也君常在宮中
 中近侍者也
 有所聞所見待我今夜入殿即為備告之意為約因徃徃君載家
 比隣受約諸人皆會待于坎以約前日講定一遍日暮昏黑
 急馳赴郵政局約會之復樂不齊集如米公使云對米書記官
又外之美領事外子又外之清國領事陳樹棠書記官譚慶完日本書
 記官島村久通詞川上稅關雇人魏麟德至我因官負主人洪英
 植錦陵尉朴泳孝督弁金弘集前宮使韓圭稷右宮使閔泳羽左
 營使李祖淵徐承旨光範閔承旨丙歌尹主事致吳申司事樂均
 及余十八人合席交集余暗之鳴科理人
 使之徐之進酒饌

座次之圖

金弘集
 朴泳孝
 李祖淵
 魏麟德
 譚慶完
 閔泳羽
 韓圭稷

書記官

領事官

書記官

洪英植

朴泳孝

外平臣
 陳樹棠
 閔炳煥
 川上
 金玉均
 島村久
 尹致昊
 古

公使

書記官

通詞

書記官

書記官

島村：余並座時，以日語相談，聞君知天平島村曰立口外
酒至，救巡有人忽言自紅岬即余家有人來訪余，即出戶外，朴齊
網喘息不定而言，別宮放火，用尽伎倆，万不可得，事已急矣，將
奈何，余答曰：別宮既不成，則至他處，扶草家易於延燒者，即圍之
可也，勿入席，島村問有何故，余以實告之，島村亦色變曰：將如
之，何，余曰：更有方便，勿慮也，又族平時頃進饌，幾了，余不勝，雄灼
出戶外，四望，忽見柝赫魯急來言，又救處放火，不如意，初因別
宮事，竟逃捕，四處危險，不可言，諸壯士皆願欲殺入此席，事如
何，余止之曰：事至於萬無道理，此亦一策，然恐有雜還而誤傷外
國公使之慮，必向巡捕不到處，更圖下手可也，又入席，聞詠，頌筆
頗有疑忌之色，島村大有不安之意，右進李秉，忽聞外間人聲混
雜，言有突事，大事，余驚起，開北窗，郵局咫尺，火光亘天，壁中亦紛

運起，塵張，看韓圭稷先言，吾輩以將任，不可不急赴救火云云，言
亦已，忽見騎詠，翎從戶外入，血流遍身，追聞郵局北隣火發之後，諸巡捕一併急來救火，為
驚，案諸壯士各持兵器，勢不可容，接乃向郵局門外，外間喧闐，
同伏見，聞詠，羽先出，日人急欲先功，而趨下手云云。外間喧闐，
購，余因与朴君，徐君同，自北窗跳出，直出郵局前，門人皆逃散，不
見，即口呼，暗号，即天，以朝鮮俗語，詔而疾行，路見李寅，鐘及徐載，
弼，使之率諸壯士，未待于景，袪宮門外，日人則使之隱身于各家
後園，因向日公使館為別宮放火，從前成約，有差違，故款一往
見，而探其氣色也，乃到館前，兵丁排立，密：無間，即通報而入，見
淺山，要見竹添，島村早已飯館，從內室而出，厲声曰：君等何不向
大闕而來，此即余笑曰：公等之意，既不受吾其安心也，直出，速詣
闕內，汲洞，口金鳳均，李尹錫等，候已久，又見申福，摸与勇士四
十餘人，隱伏于四方，至金席門，已闕矣，即守門，軍士使之開門

軍士言開鎖在政院不可自開云余乃高聲叱之曰今禍事起矣
急即開門守門將聞我音聲即吾心腹而直來開鎖三人即率鳳
均錫尹而入只見軍卒往之巡邏并無人跡時見月明如晝到南
章門內殺鳳均錫尹往仁政殿下埋乘外獲三十久間而使之故
殺直入板陽門外有把守武監喝止之元入闕者非大礼服不得
余乃大叱曰汝輩戶外有何等大事勒止吾行也即攔入諸人鴉
恐問其由余不答急進闕門外尹景完率兵丁五十名而待密使
之團束以族歹念進上殿內上已就寢中而與毫末疑論云惟
宦官輩出廳外見吾輩以平服慌忙入來驚惶而問余來由余即
使柙在賢宦官中取有宦而有權力者以此急請起寢柙頻問事由
余大喝曰今當國家危亂汝宦官輩何敢多辭柙乃驚怖而入上
已聞吾音聲自寢室呼我曰有何事故耶余即與朴徐西君入寢

室具言部局之變事急矣請暫避正殿坤殿密問我曰汝輩出於
清乎出於日乎余未及對時自東北間忽聞砲聲轟天以是某氏
明因汝而大家驚動濁出便殿後門余急招尹景完等護衛而行
多可記煩因告上曰今當坎際要日本兵保護則可以万全上曰
依為之上則有所坤殿曰若清日兵護衛則清兵將奈何余急對
曰清兵亦可要來護余即使柙在賢往日本公使館必要其同來
護衛將汝為汝之功也又使景完往清陣使之來護汝固傷也
約有與某君所使使使樹即往日館報汝大事如意之意因奏上曰既招竹添
若與親手勅書則似不赴命矣上曰何以則可乎余以鉛筆進呈
朴君出自紙於囉金門內路上親書日本公使來護朕七字急
使朴君往傳于竹添轉呈景完後門鎖不可入使景完跪
墻而入破碎魚輪瓦打開者為六重門也坎時尹恭駿沈相薰

皆從宮內直所聞變而來又見韓圭稷已逃郎勿逃亂裝兵丁服
色由大闕進至干坎柵在賢亦已逃日館取言門禁不均言外間
與可獲之事坤殿更問我幸之原委適其時從近所獲起動大炮
聲來連發一次余乃對韓圭稷叱曰汝將兵之任當以變亂之
時不思率兵而求衛以軍法一身裝裝不敬之服求慌上心今汝
變事之出於何處汝因知之又向柵在賢叱曰如汝輩輩不知
大勢猶作兒女子習態於如汝輩輩中旋汝多言而擾人心者
可刺仍召尹景完厲聲授約束一行肅然韓圭稷見頭勢不好熟
二隨後乃至景祐宮正殿之庭朴君與竹添率兵士而求於是我
心始大安大駕及諸妃嬪既安座正殿日本公使與吾輩侍衛左
右日兵警護於大門內外不許入出入前宮少隊長尹景完率當
直兵卒排立殿庭內外徐載卿率士官生徒鄭蘭故朴應字鄭行

徵林段明申重獲尹泳觀李圭完河成讓李東席申應熙李建英
鄭鐘振白雲十三人侍之殿上李寅鍾李昌奎李奎禎率李殿鐘
黃詠沃金鳳均尹景純者段重高永錫車弘植侍之殿門外正是
鐵筒相似水洩不通周清兵一板到景祐宮近乃令武監中親侍
者十許名出景祐宮大門有諸宰臣聞變而來者即令以名札先
通許入變後引入洪英植李祖洙早又自郤為逃避至宮中間選
屬于景祐宮轉到李則與韓柵西人頻二偶語將有所圖即列入
也計朴君對李尹韓三人曰今當變亂使日本公使率兵護而三宮
之使以掌兵之任何不早出標兵以東面相看只有偶語何故
也尹泰駿先言要出了使領出逸到中門外李圭完尹景純結果
了人尽不知李與韓亦向余欲有所言余亦以朴君所言對之李
祖洙厲聲呼曰吾欲入對主上許我入門徐君載卿以劍橫前而

叱之曰吾承濟門之命非有命不可許入且諸壯士均有奮然作
殺之勢韓与李万不得已乃出景祐宮後門此門外名宮兵卒於
外黃詵決尹景純李圭完高永錫下手了景闕詠穆亦來到景
祐宮止殿外以名札要日本通詞相玄哲入送乃使李圭完高永
錫擁護而入總到大門內日本兵士衛之中行事趙寧夏次之
閔台錫又次之一例結果李輔國載完許令入侍与之傾談時事
之艱有此改革之舉李輔國樂以從之因中使張同也樹送慰
于各國公使館米公使、海軍士官外至同尹致吳送至景佑
宮即令入來余密与外至概言今日之事猶以善后之道言于
公使如有卷即張之意為約而出即有復謂內事既至此
唯善改革內政云云略以改
令之急先可行者方擬稟奏而行坤殿与東朝只欲急取大闕官
官宮女教百人雜處一室味、喃、小要驚恐之色百事只事因

循亦出於坤
殿計策也天已大明乃使徐君載弼令諸壯士得致官官研在
殿于已廳之上因救其罪目众矧閱磔即行戮於其滿座美人皆
屏息即宮女宦官與用者各行逐出因大行改革以重大要在先
行通差編錄如左

領議政李載完大君主
洪兄

左議政洪英植

前後堂使兼左捕將朴泳孝

左右堂使兼代理外務督辦右捕將徐光範

左贊成兼左右參贊李載冕大院君
嗣子

吏曹判書兼弘文提字申箕諱

禮曹判書金允植

兵曹判書李載堯李載
完兄

刑曹判書尹雄烈

工曹判書洪淳馨 王大姪

漢城判書金弘集

判義禁趙敬夏 王大姪

藝文提學李建昌

戶曹判書金玉均

兵曹判書正領官徐載弼

都承旨朴泳教 朴泳孝伯兄

同副承旨趙同冕 大王大姪

同義禁閔肯植

兵曹參議金文紇 順和宮之弟

永原留守李熙謙

平安監司李載純 大院君至親

諒書趙漢國 大院君外孫

洗馬李峻鎔 大院君孫即李載冕之子

元見居于慶者概奉以為官項不可書

十二月五日午前八時末公使美領事德領事外各送前堂兵丁三十名得護而至上因為接見末公使對余隱有付托之意美領事頗有不隱之色形于外焉自秋內殿諸位決欲還宮祗當殆難謂以狹隘不可容身即以桂洞李輔國家 即景祐宮南隣 稍廣於景祐宮暫行移御 許多節次不有可及 李載完亦招入德領事進後入末聞美德三使有所言皆以望親時度惟得護外人之意懇懇而退竹添進對大君主多有所奏亦以今天下各國之大勢形復內勢之不可不改革等事言之繼以養兵不可不精今貴國之兵惟前堂稍勝

于他營之兵此則朴泳孝之所操練也朴泳孝今與于與未審何
故為國尽力之人如此唐景不用則極為可惜上即命除朴泳孝
為前營使坤殿及東朝頻招我要飯大闕我輩之所慮為桂洞則
以救小之兵易於戰守至於大闕則為地理不合當初亦以移遷
江華一事定策者甚被竹添公使挽止惟景祐宮一處屢三商量
而始得者也歸闕則必有所虞乃囑竹添設有主上所教必以地
勢之不利為羨小缺二日則吾克自立之事與不準備時與入
闕與妨之意中言之誓為有決策者與洪君及李輔國出外聽忽
聞上召竹添以狹隘陋靡不堪暫居之意懇請大王大妃之意曰
自有清人不虞之憂大闕與汝處少與不同竹添乃復曰即今使
中隊長先探宮中事後仰對矣一個時刻後還宮為好之意奏之
余聞之急與諸君而入先責竹添云云笑曰守備一如小勿如

憂吾已于主上君等勿多言上亦以得竹添所得悅甚而招我言
之事至於此勢要奈何即要朴君同村上中隊長率五十兵入大
闕遍觀地勢以觀物軒為宮而取報午五時諸宮取闕竹添與
吾輩共處一室內外守衛一如景祐宮內衛皆同亮壯士也中衛
日兵也外衛四營兵士也其中前營兵至晚將設道各闕門鎖鑰
而下之此國恣聞自宜仁門外清國兵營
有陣送兵丁停闕宜仁門朴君聞而怒之欲以過激之事先發余
與竹添止之門之不閉亦屬與妨乃設前營兵四白名名一
百名或久屯于要地以伺動靜竹添乃命日兵頗戒嚴達夜以日
所布政令畧錄如左

- 一大院若不日陪還朝貢禮儀行慶止
- 一閉止門闕以制人民平等之權以扶官勿以官擇人事

一革改通國地租之法杜吏奸而叙民困兼裕國用事

一內侍居革罷其中姑如有優大通同登用事

一前後奸貪病國家著人定罪事

一各道边上水、卧還事

一查章鑿革罷事

一急設巡查以防盜竊事

一惠商公局革罷事

一前後流配禁錮之人酌放事

一四營合為一營、中抄丁急設近衛事

陸軍大將首擬世子宮

一允為國內財政物由戶曹管轄其餘一切財簿衙門革罷

事

一大臣典奏贊新差六人今謀日令議于閣門內議政所以不必書其名

為變定而布行政令事

一政府六曹外凡屬冗官行革罷令大臣參贊酌議以啓

事

十二月六日早以一書送于老世凱責其沮止開門之事以后如

更有此等要理之事決不可以好辭相對云云余則以戶曹參判

之職凡屬財政有所商量而才一軍務為急要朴君徐君赴急釐

治營門諸務所謂各營所有之銃劍各生鏑花虫臨變事彈丸初

不可入乃令中福稷及各士官軍率兵丁各行解械開而掃除

請事有不可入乃令中福稷及各士官軍率兵丁各行解械開而掃除

日欲撥取軍兵余驚愕曰惡是何言也吾輩自立之方若小孰緒

則固不待公使之言然今揆諸各營兵所持之劍銃皆鏽厚如

紙彈丸皆不可入今方解開而掃洒若於此時公使撥兵事必敗

矣姑茲三日退招責兵則吾黨之事稍一準備而與虞且垂退兵
必要士官中人定以教師使之帝任近衛而操練之意屢有反覆
開陳而竹添始諾從余因以謂國之為本即財政也今我國財計
之窘絀公所深知亦有所內日之約今貴國郵船不日入港不可
不有意見議定者竹添言金枚為幾何余對曰第以五百萬弗為
準先有三百萬弗然後可叙目前之急然固思之貴國商人駭
集三五百萬之金已非容易惟債金一事謀之于外國亦知如何
吾以實地實竹添笑曰目前日君尚不我言我國商難難措辦
見實言之者大金於大藏者如三百萬圓之金可以立辦若其安心云云余又
言貴國維新以來凡關係于貨幣而能通財政者救人吾欲雇入
再復速報責政府圖之行添亦掣笑於是非狂余一人凡同黨之
諸人皆有善不自勝之勢竹
添之殷勤用心日本政府之
可恃而為賴信之美至矣因籌劃防禦清兵之策兼大行政革

之舉忽聞自清降有士官入來要謁主上余曰不可若吳奉張三
人入來可以許接一獎名士官豈可容易接見也乃要李洪兩大
臣出堅誠上聞而細論事狀彼有皇一書于大君主者

統領駐防各營記名提督果勇巴圖魯吳張有上

陳

大王殿下昨晚聞

受虛驚今幸

大王洪福京城內外平靜如常務乞

大王放心敕軍三營亦托

底安事今併聲明肅此恭叩

鈞安 提督吳兆有謹上

大王安后

以都承旨朴泳教奉勅賜卷書以汝之故亂后朴君被表之毒手彼領受而退議

已又清陣通詞來告奉世凱今請陞謁率兵士六百名而入闕久

二隊三百名式從東西門入來云云余拒通詞及差備官而諭之

曰奉司馬之謁見則固不妨理惟率兵一事決不可許差堅執強

行當有不好之舉也聞清兵將行不測之舉言于竹添更飭各營兵士而戒心掃磨銳劍更看急仍與

差贊諸人方有唐議于觀物軒後堂午后二時半見有一封書到

于竹添其書未開封忽聞砲声亂發從東南門清兵挾攻而入宮

中騷突倏忽之間王妃及世子、嬪已出宮而北山又聞大王

大妃順和嬪皆已出宮云余急入寢室寂與一人急占徐君出後

門進望見大君主率武監及兵丁四五人已登後麓余大声疾呼

而止之急趨至挽留轉下于山下之延慶堂忽使邊差招竹添來

此時銃彈如雨下人不可行邊差冒陣雨而往同竹添來竹添手

持清陣之書方展讀於是竹添及吾京若干人侍衛日本兵方抗

戰于觀物軒前後如前後營兵方解開銃節皆赤手逃散計無所

出余乃議于竹添曰事至於此勢與余何可陪大君主急往仁川

作後固可也上聞狀言曰吾決不欲往仁川可往大王大妃行到

所處死其一處為教竹添對余曰大君主如汝不肯將若之何當

坎之時彈丸漸多不可久留仍又轉登後麓移時彈丸又過至九

五次移遷竟至于東北之宮門內上決欲往北窟王妃及諸殿自北窟送人請上

臨余与朴君徐君載方挽止亟脅陪宜向仁川之意頻言于竹添

云云惟不卷而有所思時有別將軍為后者百余人此是若營之類外別抄者

而聞自清陣集遠大關後北山之上發砲甚急見日本版兵余而發砲者也

使武監輩大喝曰大君主臨御此處安敢放炮似有遠逃之勢時

日已向昏日兵無稍解散于山下傳清兵占據大關各所殿閣

只放火四處不來挑戰云竹添乃言曰日本公使之保護主上及
有貽累于朕躬勢不如暫為退兵以為善後之策云云余乃大驚
以日語疾言曰九大君主之決欲出北門已七八番而皆吾輩行
與理之舉而停留之惟恃公使之終始保護為望今若退兵後將
奈何竹添曰然則不笑今竟砲者非独清兵朝鮮人亦有響應至
於對君主而發砲以為日兵護衛故也万一若有不幸之事大事
瓦解吾決退兵而以圖後策云云淺山詎而告之上聞以語急要
出北門而行余料以北屆之近處必有清兵埋伏吾輩若危旋必
被清賊之毒手乃与朴君及兩徐君言于竹添曰吾輩將若之何
理當隨吾大君主而行樊公使既後將以何策謀後耶竹添曰彼
既先發與礼與理之舉污辱兩國我國亦當以兵從事公等宜從
我後也余即決之惟洪君素性仁厚平日文除甚口韙復出後尔

以兵丁送護閔泳翊且与奉世凱契甚厚美或望其得兩安乃以
台筆送竹添之事議之要其自裁之洪君曰吾則當隨大駕余曰
君垂慮旋保受他憂君則在內吾輩出外將有回復之日竟被奉世凱毒
手至今恨結急向大君主詳退上齎問曰今當如何竹添曰今當如也危亂之時卿等持
弃我焉往余与諸君含淚告上曰臣等蒙國恩何敢違背今日不
隨殿下而死者為異日為國家為殿下有更觀青天白日之時權
且告別其時情事如何可比余与諸君因隨竹添而行出宮門而
至北山余與諸君議曰今隨竹添而去吾輩生死亦不可知不知
自坎外飛或向仁川或元山釜山則其中或有二三人國保之勢
差足旋竹添而往至於全軍陷沒則更與餘望方議論不已竹添
使湯山急招之曰吾兵不可暫住即向仁川諸君勿疑速來云云
余等乃決意隨後而行其後事有不足託取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red-lined box on the right page. The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It appears to be a continuous block of text, possibly a list or a series of entries.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red-lined box on the left page. The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It appears to be a continuous block of text, possibly a list or a series of entries.



